

楊樹達 著

古書之句讀

北平文化學社印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7 0046B

古書之  
句讀

楊樹達著



# 古書之句讀

## 目錄

葉數

- 一 當讀而失讀……………六
- 二 不當讀而誤讀……………十九
- 三 當屬上讀而誤屬下……………二十九
- 四 當屬下讀而誤屬上……………五十六
- 五 原文不誤因誤讀而誤改……………八十七
- 六 原文不衍因誤讀而誤刪……………九十
- 七 原文不脫因誤讀而誤補……………九十三
- 八 原文不倒因誤讀而誤乙……………九十七

- 九 因文省而誤讀……………九十九
- 十 因不識古字通假而誤讀……………一百
- 十一 因不識古韻而誤讀……………一百三
- 十二 因字誤而誤讀……………一百八
- 十三 因字衍而誤讀……………百十三
- 十四 數讀皆可通……………百十四
- 補遺……………百廿二

# 古書之句讀

長沙 楊樹達 遇夫 著

禮記學記篇曰：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鄭玄注云：離經，斷句絕也。孔穎達疏云：學者初入學二年，鄉遂大夫于年終之時考視其業。離經，謂離析經理，使章句斷絕也。武億云：古者十五入大學，今間年考校，以疏計之，爲二年，是學者十七時先辨經讀也。

周禮天官宮正曰：春秋以木鐸修火禁。凡邦之事，蹕。鄭玄注云：鄭司農讀火絕之，云：禁凡邦之事蹕。按絕句猶今言斷句，斷絕

義訓本同。又按宮正釋文云：讀，徐音豆。

說文五篇上、部云：有所絕止而識之也。按、即今所用之讀點。又按、今音之庾切，古音則讀如豆。蓋古人用、以爲絕句之記號，後人因假籀書之讀爲句讀之讀。然則、爲本字，讀乃假字，以音近通假耳。（、字古音在侯部，讀字從賣聲，古音在屋部。侯屋二部古音相通轉。）

說文十二篇下丿部云：レ，鉤識也。從反丿。讀若窆。玉篇引說文，居月切，大徐同。褚少孫補史記滑稽傳云：東方朔上書，凡用三千奏牘。人主從上方讀之，止，輒乙其處。二月乃盡。段玉裁說文注云：此非甲乙字，乃正レ字也。今人讀書有所鉤勒，即此。按

段說甚確。レ亦古人讀書時用以爲標識之符號，與、相類者，故並記之。（流沙墜簡內屯戍叢殘有一簡云：「隧長常豎充世綰鵠等候度稟郡界中門戍卒王韋等十八人皆相從。」王靜安先生云：「隧長四人前三人名下皆書レ以乙之，如後世之施句讀。蓋以四人名相屬，慮人誤讀故也。」按レ即說文之レ也。）

韓非子外儲說左下云：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夔一足，信乎？曰：夔，人也；何故一足？彼其無他異而獨通於聲，堯曰：夔一而足矣。使爲樂正。故君子曰：夔有一足，非一足也。樹達按如孔子所言，則『夔有一足』四字本當作二句讀。『夔有一』爲一讀，足字



一字爲一讀也。而魯哀公之所問，則似讀四字爲一句，故疑爲『夔只有一隻足』之意。句讀關係於文義者如此。

句讀之事，視之若甚淺，而實則頗難。後漢書班昭傳云：『漢書始出，多未能讀者；馬融伏于閣下，從昭受讀。』何休公羊傳序云：『講誦師言，至於百萬。猶有不解，時加釀嘲辭，援引他經，失其句讀，以無爲有，甚可閔笑者，不可勝記也。』觀此二事，句讀之不易，可以推知矣。（句讀人多視以爲淺近，故清儒刻書恒不施句讀。惟高郵王氏自刻之書，如廣雅疏證、經傳釋詞等，皆自加句讀。）

句讀不易，故前人往往誤讀。今采掇諸書，分條比輯，管窺所得，

亦附一二非敢自矜達識亦聊以符往哲實事求是之心云爾

一 當讀而失讀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粢兮詩

鄭風緇衣

舊讀敝予七字爲句，還予六字爲句，下二章同。故舊題云：緇衣三章，章四句。顧炎武詩本音云：舊作三章，章四句。今詳敝字當作一句，還字當作一句，難屬下文。當作三章，章六句。

夫唯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是故聖人作爲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於禽獸。禮記曲禮上篇

舊以作字連下爲讀。朱子云：陸農師點「聖人作」是一句，「爲禮以教人」是一句。武億云：淮南子汜論訓：「古者民

澤處復穴。冬日則不勝霜雪霧露。夏日則不勝暑熱。蚤蚤聖人乃作，爲之築土構木以爲宮室。上棟下宇以蔽風雨，以避寒暑，而百姓安之。『聖人乃作爲一句，爲之亦連下讀。與此文勢正合。』樹達按陸武讀是也。

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禮記

弓上篇

孔疏云：此言文氏之子其庶幾乎堪行乎無於禮文之禮也。是以『其庶幾乎』連下文爲句。陳澧集說云：『文氏之子，其近于禮乎！雖無此禮而爲之禮，其舉動皆中節矣。』樹達按易繫辭下傳云：『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

知；知之，未嘗復行也。」以「庶幾乎」爲句。禮記句例與易正同。陳讀是，孔讀非也。

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禮記檀弓上篇

鄭注云：與及也。是以「聖人之葬人」以下十二字爲一句。孔疏引王肅云：聖人葬人與屬上句。以言若聖人葬人與，則人庶有異聞，得來觀者。若人之葬聖人，與凡人何異？而子何觀之？是以聖人以下分作二句讀。今按王讀是，鄭讀非也。

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闕，而以夫人言許之。割臂盟，公生子般焉。左傳莊公三十二年

杜注云：「許以爲夫人。」是以「夫人言許之」連文爲句。  
顧炎武左傳杜解補正云：此當以夫人言爲句，公許以立之  
爲夫人也。許之，孟任許公也。今按顧讀是也。

爾雪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僕析父從右尹子革  
夕王見之與之語曰……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爲分王其與  
我乎對曰與君王哉……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  
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  
哉……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  
乘子輿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王入……  
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

左傳昭公十二年

杜注以『僕析父從』爲句。劉炫以爲僕析父從右尹子革夕見於王，爲下與革語。張本以規杜，則以從字連下讀爲一句。孔疏云：若僕析父共子革二人同時見，王與之語，則二人並在，子革獨對，傳應云『子革對曰』，不得直云對。故杜以爲右尹子革獨夕，故下卽云對，事理分明。劉妄規杜，非也。武億經讀考異云：愚謂下文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云云，據此析父必同時在旁，見在對王之詞，聲應俱現，故與王言如響，始盡其狀，則實從子革同見，而子革獨屬對也。劉氏讀似可依。樹達按：若二人同見，則文當直云右尹子革

僕析父夕，或當云右尹子革與僕析父夕，不當云僕析父從右尹子革夕也。武氏謂必同見而後僕析父始得聞王與子革問答之詞，不知僕析父既從王而出，身在王之左右，則自得聞其言也。杜孔說是，劉讀非也。

衛侯占夢，嬖人求酒於太叔僖，子不得與。卜人比而告公曰：君有大臣在西南隅，弗去懼害，乃逐太叔，遺遺奔晉。左傳哀公十六年

杜注云：「以能占夢見愛。」以「占夢嬖人」連文。武億云：「衛侯占夢」直絕句。「嬖人」下屬「求酒於太叔僖」爲一句，「不得」爲一句。與卜人比而告公云云，情事自見。杜



曲解，不可從。樹達按武說是也。

日五星順入軌道，司其出所守天子所誅也。其逆入若不軌道，以所犯命之。史記卷二十七天官書。

索隱曰：韋昭云：謂循軌道，不邪逆也。順入，從西入也。正義曰：謂月五星順軌道入太微庭也。王念孫云：順入，一事也。軌道，又一事也。順入者，韋氏以爲從西入，是也。軌道者，軌猶循也。謂月五星皆循道而行，不旁出也。賈子道術篇曰：緣法循理，謂之軌，是軌與循同義。漢書賈誼傳：諸侯軌道，謂循道也。後漢書襄楷傳：熒惑入太微，出端門，不軌常道，謂不循常道也。下文曰：其逆入若不軌道。索隱引宋均云：逆入，從東入；不軌

道，不由康衢而入也。逆入爲一事，不軌道又爲一事，此尤其明證矣。樹達按王讀是也。

楚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師也。蚤終成王，舉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蠻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爲武王。史記卷四十楚世家

劉炫云：號爲武王，非謚也。此以『乃立爲楚武王』六字作一句讀，故爲此說。顧炎武云：此當以『乃自立』爲一句，『爲楚武王』爲一句。蓋言自立爲王，後謚爲武王耳。古文簡，故連屬言之。如管蔡世家『楚公子圍弑其王郟敖而自立，爲靈王；衛世家、鄭世家皆云『楚公子棄疾弑靈王自立，爲』

平王；司馬穰苴傳：『至常曾孫和，因自立，爲齊威王。』又如韓世家：『晉作六卿，而韓厥在一卿之位，號爲獻子。』與此文勢正同。劉說鑿矣。項梁立楚懷王，孫心爲楚懷王，尉佗自立爲南越武帝，此後世事耳。今按顧說是也。此文本當云：『乃自立，是爲武王。』則顯然爲二句，不至誤讀。原文省去一是字，劉光伯乃致誤斷耳。今吳汝綸讀本仍誤斷。

竊見災異竝起，天地失常，徵表爲國，欲終不言，念忠臣雖在，畎畝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况重以骨肉之親，又加以舊恩未報

乎。漢書卷三十六劉向傳

宋祁云：正文句末據文勢不合有也字。樹達按此宋誤讀猶

不忘君惓惓之義也爲一句，故云爾。此當以『猶不忘君』四字爲一句，『惓惓之義也』五字爲一句。惓惓或作拳拳，或作款款。漢人凡言拳拳惓惓款款者，皆屬臣下爲言，無屬君言者。據文勢，此處畧頓，正合有也字。

躬掎祿曰臣爲國家計幾先謀將然豫圖未形爲萬世慮漢書卷四十五息夫躬傳

張晏云：幾音冀。顏師古云：先謀將然者，謂彼欲有其事，則爲謀策以壞之。以『先謀將然』爲句。王先謙云：幾如字讀。幾先，謂幾之先見也。躬言爲國家計於幾先，謀於將然也。張顏句讀未明，因而誤解。樹達按王讀是也。

昔齊桓公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爲之諱。行事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靡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母鼓之首，猶不足以復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爲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漢書卷七十陳湯傳

師古以諱行事連讀，云：行事，謂滅項之事也。劉敞云：諱行事非辭也。諱以上爲句。行事者，言已行之事，舊例成法也。漢世人言行事成事者，意皆同。王念孫云：行事二字乃總目下文之辭，劉屬下讀是也。行者，往也。往事卽下文所稱李廣利常惠鄭吉三人事。漢紀改行事爲近事，近事亦往事也。然則

行事爲總目下文之詞明矣。若以行事上屬爲句，則大爲不詞。魏相傳云：故事，諸上書者皆爲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尙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故事二字亦是總目下文，與行事文同一例。論衡問孔篇云：行事，雷擊殺人，水火燒溺人，牆屋厭殺人。行事二字乃總目下文之詞，與陳湯傳之行事同。又云：成事，季康子患盜，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成事二字亦是總目下文，故劉云：漢人言行事成事者意皆同也。樹達按：劉王說是也。

久之平阿侯舉護方正爲諫大夫，使郡國護假貸多持幣帛過齊，上書求上先人家，因會宗族故人，各以親疏與束帛，一日散

百金之費

漢書卷九十二游俠樓護傳

師古以使郡國護假貸爲一句，注云：官以物假貸貧人，令護監之。劉奉世云：此謂樓護假貸於人多齎幣帛過齊以施親故爾。何乃謬斷其句，云監護官貸耶！樹達按劉說是也。

今有聲於此耳聽之必慊己聽之則使人聾必弗聽有色於此目視之必慊己視之則使人盲必弗視有味於此口食之必慊己食之則使人瘖必弗食

呂氏春秋卷一孟春紀本生篇

高注於「慊」字爲讀。陳昌齊呂氏春秋正誤陶鴻慶讀呂

氏春秋札記並謂三「必慊」字當連下「己」字爲句。余友孫君人和云：陳陶說是也。然不解三則字之義，文亦不了。

余謂則猶若也。（詳見經傳釋詞。）此言：聲所以快耳，聽之若使人聾，則必不聽矣。色所以快目，視之若使人盲，則必不視矣。味所以快口，食之若使人瘖，則必不食矣。樹達按孫釋則爲若，其說當矣。然以『聽之則使人聾』『視之則使人盲』『食之則使人瘖』爲句，仍非。此當以『聽之』『視之』『食之』爲句。蓋原文意謂：聽之必慊於己，則聽之；若使人聾，則必不聽；視之必慊於己，則視之；若使人盲，則必不視；食之必慊於己，則食之；若使人瘖，則必不食也。

文公棄荏席後黻黑咎犯辭歸淮南子卷十六說山訓

高注云：文公棄其臥席之下黻黑者。王引之云：高讀棄荏席



後黻黑爲一旬，非也。一棄荏席一爲旬，後黻黑爲旬。謂於荏席則棄之，於人之黻黑者則後之也。韓子外儲說左篇云：文公反國，至河，令籩豆捐之，席蓐捐之，手足胼胝，面目黎黑者，後之。咎犯聞之，再拜而辭。是其證。樹達按王說是也。

## 一一 不當讀而誤讀

師役則掌共其獻賜肉脯之事。周禮天官外饗

賈公彥疏云：『掌共其獻者，獻其將帥，並賜酒肉之事，竝掌之。』是賈以『獻』字絕句。王氏應電云：『勞將帥曰獻，犒兵衆曰賜，獻賜皆有肉脯。』按王以則掌以下十字作一句讀，是也。賈讀非是。

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左傳僖公二十三年  
陸德明經典釋文云：其人能靖者與，音餘，絕句。是以『有幾』二字別爲一句，今讀皆從之。王引之經傳釋詞云：此言能靖者有幾也。與，語助也。與有幾三字連讀，釋文失之。襄二十九

年曰：是盟也；其與幾何？言其幾何也。又昭十七年云：其居火也久矣！其與不然乎？言其不然乎也。國語周語曰：余一人其流辟於裔土，何辭之與有！言何辭之有也。又云：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言能幾何也。又晉語云：諸臣之委室而徒退者，將與幾人？言將幾人也。又云：卻子勇而不知禮，矜其伐而恥國君，其與幾何？言其幾何也。又云：亡人何國之與有？言何國之有也。又越語云：如寡人者，安與知恥！言安知恥也。樹達按：王說是也。

僑聞爲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左傳昭

公十六年

孔疏引服虔斷字小之難以下爲義，解云：字，養也；言事大國易，養小國難。樹達按王引之經義述聞云：難亦患也。之，是也。言爲國非不能事大字小是患，無禮以定其位是患也。樹達按王說是也。如服讀，則文不可通矣。

子游爲武成宰子曰：女得人焉耳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論語雍也篇

武億云：近讀多以有字連下爲句。考此宜以有字爲讀，蓋對師問而應曰有也。與孟子『不動心有道乎？』曰有。北宮黝之養勇也。一亦以有字句絕。北宮黝屬下，語勢正同。樹達按武讀非也。孟子乃公孫丑以有道與否爲問，故孟子首答曰有。

不得以例此文。近讀六字作一句者，是也。

梁嘗有櫟陽逮請，斬獄掾曹咎書抵櫟陽史司馬欣以故事，皆

已。漢書卷三十一項籍傳

應劭云：項梁曾坐事，傳繫櫟陽獄，從斬獄掾曹咎取書與司馬欣，抵相歸抵也。樹達按此言梁請曹咎作書與司馬欣耳。書是動字，應與抵字連讀，『書抵』猶言『書與』也。應云取書以書爲名字，又訓抵爲歸抵，乃於書字句絕。王先謙補注從之，於書字下置注，乃不當讀而誤讀耳。

卿大夫以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度之欲有言，復飲酒醉而後去。漢書卷三十九曹參

傳

王先謙云：度之謂揣度之。樹達按王以度之爲讀，非也。此之字用與其字同。禮記檀弓云：「聞之死。」與此句例正同。度之欲有言，即度其欲有言也。五字當爲一句。

王恐陰事泄謂被曰事至吾欲遂發天下勞苦有閒矣。漢書卷

四十五伍被傳

如淳云：言天下勞苦，人心有閒隙，易動亂。王先謙云：有閒即謂有隙可乘。樹達按此皆以天下勞苦爲句，有閒矣別爲一句，非也。此七字當連讀。天下勞苦有閒，猶言天下勞苦已久也。孟子盡心下篇云：山徑之蹊，閒介然，用之而成路。爲閒不

不當讀而誤讀

二十五

用，則茅塞之矣。趙岐注云：爲開，有開也。足以爲證。

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然而獻計者曰毋動爲大耳。漢書卷四十八賈誼傳

顏師古註『毋動』云：言天下安，不可動搖。又註『爲大耳』引如淳云：好爲大語者。以『毋動爲大耳』作二句讀。周壽昌云：漢文時，尙黃老，以清靜爲治，故曰『毋動爲大』。不必截讀。樹達按周讀是也。

上登虎圈，問上林尉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上所問禽獸簿，甚悉。欲以觀其能，口對嚮應無窮者。漢書卷五十張釋之傳

按此文觀字當讀如觀兵之觀，乃表褻之意。虎圈齋夫從旁以下凡十七字當作一句讀。代對甚悉以表褻其辨才，文乃一貫。今讀皆於對字絕句，（王先謙於對字下補注）則甚悉屬文帝問爲言，與下文欲以觀其能口對句不相銜接矣。遂下詔曰其爲故掖廷令張賀置守冢三十家上自處置其里居家西鬪雞翁舍南上少時所嘗遊處也。漢書卷五十九張安世傳

顏注於處置其里爲句。王先謙云：此六字與下一居家西鬪雞翁舍南一八字爲一句，謂處置三十家於此地也。顏誤讀斷。樹達按王讀是也。



太皇太后懲艾悼懼連天之咎非聖誣法大亂之殃誠欲奉承天心遵明聖制專壹爲後之誼以安天下之命漢書卷六十八

金安上傳

顏於懲艾悼懼爲讀。樹達按當連下十二字爲一句。

今國家素無文帝累年節儉富饒之畜又無武帝薦延臯俊禽敵之臣獨有一陳湯耳漢書卷七十陳湯傳

顏師古以『薦延』爲句。劉攽云：『臯俊禽敵之臣』宜與『薦延』通爲一句，則與上文相配；而下言『獨有一陳湯耳』自不妨。樹達按劉說是也。

上幸鼎湖病久已而卒起幸甘泉道不治上怒曰縱以我爲不

行此道乎漢書卷九十酷吏義縱傳

師古曰：「已，謂病愈也。言帝久病，既得愈，而忽然即幸甘泉。一是以「已」字爲句。樹達按：「已而」當連讀。「已而」猶「既而」也。顏誤斷。

人有告通盜出徼外鑄錢下吏驗問頗有遂竟按盡沒入之漢書卷九十三佞幸鄧通傳

師古云：「遂，成也；成其罪狀。」是顏以「遂」字一字爲一句。劉攽云：「遂字屬下句。」武億說同。今按劉武說是。

是故生無號死無諡實不聚而名不立施者不德受者不讓德交歸焉而莫之充忍也淮南子卷八本經訓

高注云：忍，不忍也。王念孫云：高氏蓋誤讀「忍也」二字爲句。按充忍二字當連讀。忍讀爲物。大雅靈臺篇：於物魚躍，毛傳：物滿也。德交歸焉而莫之充滿，所謂大盈若虛也。物忍同聲通用。樹達按王說是也。

### 三 當屬上讀而誤屬下

春秋以木鐸修火禁。凡邦之事蹕。周禮天官宮正

注云：鄭司農讀火絕之，云：禁凡邦之事蹕。賈疏云：先鄭讀火絕之，則火字向上爲句也。其禁自與『凡邦之事蹕』共爲一句。宮正既不掌蹕事，若如先鄭所讀，則似宮正爲王蹕，非也。武億云：賈氏說是。秋官司烜『中春以木鐸修火禁於國中』，此即火禁連文之徵。若亦從修火絕句，過爲鑿說矣。

工尹商陽與陳弃疾追吳師及之。陳弃疾謂工尹商陽曰：子手弓而可手弓子射。諸射之斃一人，韞弓又及，謂之又斃二人。禮

記檀弓下篇

孔疏云：『子是手弓之人，謂是能弓之手。而可爲弓者，謂其堪可稱此能弓之手。』是以『子手弓』爲一句，『而可手弓』又爲一句。陳氏集說云：『子手弓而可爲句，使之手弓也。手弓，商陽之弓在手也。』是以『而可』二字屬上讀。今按屬上讀者是也。

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然曰：天久不雨，吾欲暴尪而奚？若曰：天久不雨而暴人之疾，子虐母，乃不可與。禮記檀弓下篇。

陸氏釋文云：暴人之疾，子一讀以子字向下。樹達按：子字屬上者是也，一讀非。

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禮記樂記篇

釋文云：治世之音絕句，安以樂音洛，絕句。雷讀上至安絕句，樂音岳，以樂二字爲句。崔讀上句依雷，下以樂其政和總爲一句。樹達按陸氏讀是，雷崔讀皆誤。

子張問政子曰師乎前吾語女乎君子明於禮樂舉而錯之而已禮記仲尼燕居篇

陳灝集說云：前吾語汝，謂昔者已嘗告汝。是以「前」字屬下讀。武億云：據戰國策「王曰：蠲前！蠲亦曰：王前！」則「師乎前」屬讀，猶言爾來前也。樹達按武說是也。

儒有內稱不辟親外舉不避怨程功積事推賢而進達之不望其報君得其志苟利國家不求富貴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禮

記儒行篇

釋文云：「推賢而進達之，」舊至此絕句。皇以「達之」連下爲句。樹達按陳氏集說從舊讀，是也。皇讀非。

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言懼而名禮其庶乎。左傳莊公十一年

釋文云：「言懼而名禮」絕句。或以「名」絕句者，非。

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左傳僖公二十

三年

釋文云：「曹共公聞其駢脅」絕句，「欲觀」絕句。一讀至

「裸」字絕句。武億云：孔晁云：聞公子脅幹是一骨，故欲觀之，

此以「聞其駢脅連欲觀」爲句之證。然考外傳晉語：重耳

過曹，聞其駢脅，淮南人閒訓曹君欲見其駢脅，呂氏春秋上德篇曹共公視其駢脅，並以駢脅絕句，從陸氏前一讀爲正。樹達按曹君之所欲觀，固在駢脅，然非重耳裸，則駢脅不可得觀，故傳云欲觀其裸耳。據文勢其裸應屬上，陸所舉一讀是，武說非也。

下臣獲考死又何求左傳宣公十五年

杜注以考字爲讀，云考，成也。近讀依之。武億云：此宜以下臣獲考死爲句，如書洪範所云考終命者。又何求另讀，義爲近之。今按武說是。

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於晉，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於其目。



非異人任寡人也若背之是棄力與言其誰曠我左傳襄公二年

武億云：此凡兩讀。一讀至「故」字句絕。一讀至「鄭」字句絕。「故」字屬下讀。樹達按於「故」字句絕者是。

小邾穆公來朝季武子欲卑之穆叔曰不可曹滕二邾實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猶懼其貳又卑一睦焉逆羣好也其如舊而加敬焉志曰能敬無災又曰敬逆來者天所福也左傳昭公三年

釋文云：「實不忘我好」絕句。一讀以「好」字向下。樹達

按前讀以「好」字絕句者是也。敬以逆之，與下文敬逆來者相應。

王使由于城麋復命子西問高厚焉弗知子西曰不能如辭城不知高厚小大何知對曰固辭不能子使余也左傳定公五年孔疏云王肅斷「小大何知」爲句注云如是小大何所知也張奐古今人論云子西問城之高厚小大而弗知也子西怒曰不能則如辭城之而不知又何知乎張奐引傳爲文以「小大」上屬杜雖無注蓋與張同樹達按張讀爲是。

荀息曰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白璧往必可得也公羊傳

公二年

武億云舊讀從「璧」字絕句考此當以「往」字上屬爲句必可得也又爲一讀據傳下文讀終以往又於是終以往

從往字屬句，知此亦當依往字讀爲正。樹達按往字下屬，則句無動字，武讀是也。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論語爲政篇。

三國志徐邈傳云：「舉善而教，仲尼所美。」錢氏大昕考異云：「魏晉人引論語，多於教字斷句。如倉慈傳注：『舉善而教，恕以待人。』顧邵傳：『舉善以教，風化大行。』陸續傳：『臣聞唐虞之政，舉善而教。』晉書衛瓘傳：『聖主崇賢，舉善而教。』皆是也。考應劭風俗通載汝南太守歐陽歆下教云：『蓋舉善以教，則不能者勸。』一則漢時經師句讀已然矣。樹達按

康子問使民勸，非限於不能者也。今讀以『不能』上屬者，是古讀非。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論語子罕篇

近讀以未之思也絕句。釋文云：『一讀以夫字屬上句。』武億云：『此以夫字屬上句者爲勝。』古人釋詩之詞，多以『夫』字屬句末。左傳僖二十四年：『詩曰：彼己之子，不稱其服。』子臧之服，不稱也夫。宣十二年：『詩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歸于怙亂者也夫。成八年：『詩曰：愷悌君子，遐不作人。』求善也夫。襄二十四年：『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德也夫。上帝

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  
中庸：「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今按武說是也。

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孟子公孫丑上篇

武億云：舊讀從「然」字絕句。考此讀以「易」字絕句，「然」字屬下句，如「今日性善，然則彼皆非與」之文，義亦得通。樹達按武說非也。凡表擬似之詞，若字下必有然字。卽以孟子本書爲證，則「無若宋人然」、「木若以美然」、「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皆其例也。禮記雜記篇云：「其待之

也，若待諸侯然。」漢書賈誼傳云：「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並是。

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孟子滕文公下篇

近讀「自葛載」爲句。趙岐注云：載，一說當作再字。再十一征，凡征二十二國也。是以載字屬下讀。文選謝元暉辭隨王賤注引孟子曰：湯始征自葛，亦以「葛」字絕句。武億云：以孟子證之，齊人伐燕章引書作「自葛始」，則此載字屬句，不可易也。按武說是。

山徑之蹊，開介然用之而成路。孟子盡心下篇

趙注云：山徑，山之嶺。有微蹊介然，人遂用之不止，則蹊成爲

路。是以「介然」屬上爲句。朱子集注云：介然，條然之頃也。以「閒」字絕句，「介然」連下讀。樹達按：介然訓條然，古無此訓。據文義，趙讀是。四書辨疑云：經文當以「山徑之蹊間介然」爲句，是也。又按漢書卷六十杜欽傳云：「心不介然有閒，」用孟子文，亦以「介然」屬上讀。

鷄鷓老扈爾雅釋鳥

疏引舍人李巡孫炎郭氏皆斷「老」上屬，「扈」下屬，皆云：鷄一名鷓老，扈一名鷓鴣，雀也。唯樊光斷鷄鷓爲句，以「老」下屬，注云：春秋云：九扈爲九農正。九扈者，春扈，夏扈，秋扈，冬扈，棘扈，行扈，沓扈，桑扈，老扈。是以老下屬，惟鷄不重耳。

武億云：許氏說文載九扈，亦云：老扈，鷓也。同左氏傳。從樊光讀爲正。按武說是也。

黥布者六人也。姓英氏。秦時爲布衣少年。有客相之曰：當刑而王。及壯，坐法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史記卷九十一黥布傳。

吳汝綸史記讀本以「坐法」爲句，非也。此當以「坐法黥」三字爲句。傳首已舉黥布，傳中但當稱布，不合復稱黥布也。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廷，而釁鼓、旗、幟皆赤。漢書卷一高帝紀。

顏注於「釁鼓」句絕。吳仁傑云：案封禪書「祠蚩尤，釁鼓旗」。『旗』字當屬上句讀之。樹達按高紀贊云：「斷蛇著符，



旗幟上赤。『班似以「旗幟」連讀。然呂氏春秋慎大篇云：「擊鼓旗甲兵。本書郊祀志亦云：「宿沛爲沛公，則祀蚩尤，擊鼓旗。」則此文以從吳氏讀爲是。

二年春正月大將軍光左將軍桀皆以前捕反虜重合侯馬通功封光爲博陸侯桀爲安陽侯。漢書卷七昭帝紀

王先謙補注於『功』字斷句，非也。此文當於『封』字斷句。封謂見封也。王商傳云：「商父武，武見無故，皆以宣帝舅封。無故爲平昌侯，武爲樂昌侯。」史丹傳云：「曾、玄皆以外屬舊恩封。曾爲將陵侯，玄，平臺侯。句例並與此同。霍光傳云：遺詔封金日磾爲秬侯，上官桀爲安陽侯，光爲博陸侯，皆以前

捕反者功封，尤其明證。若如王讀，文不可通矣。

還以將軍將太上皇衛一歲十月以右丞相擊陳豨漢書卷四

十一 鄴商傳

王先謙云：高紀十年九月，豨反。十一年冬，攻降東垣。此十月即十一月冬，史記作七月，誤。樹達按王說誤也。此傳叙商戰功，上下文皆無年月，此條不應獨異。十月當屬上讀，謂將太上皇衛一歲十月也。上文從擊項羽二歲，史記二歲下有三月二字，文例正同。

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爲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漢書卷四十九晁錯傳

顏注以『縣官爲贖』爲句。劉奉世云：『其民』當屬上句。樹達按劉說是也。

合己者善待之不合者弗能忍見士亦以此不附焉。漢書卷五

十汲黯傳

王先謙曰：所見之士不親附也。樹達按『見』字當上屬爲句。漢書陳遵傳云：『惡不可忍聞。』後漢書郵鄆傳云：『吾不能忍見子有不容君之危。』又方術傳云：『其父母悲號怨痛，不可忍聞。』句例並與此同。王氏誤讀。

後陵復至北海上語武區脫捕得雲中生口言太守以下吏民皆白服曰上崩武聞之南鄉號哭歐血且夕臨數月昭帝卽位

數年匈奴與漢和親漢求武等漢書卷五十四蘇武傳

顏於「旦夕臨」斷句云：臨哭也。劉敞云：「數月」字當屬上句。樹達按劉讀是也。

死不得取代庸身自逝漢書卷六十三武五子傳

師古曰：言死當自去，不如他徭役得顧庸自代也。王念孫云：代字句絕。庸用古字通。蒼頡篇用以也。言死不得取代，當以身自往也。如顏說，則當以死不得取代庸爲句，大爲不詞矣。樹達按方言云：「庸，次，比，傴，更，佚，代也。」代庸同義，故漢人往往連用。鹽鐵論禁耕篇云：責取庸代。此云取代庸，猶彼云取庸代也。韓非子外儲說左上云：取庸作者進美羹。淮南子

繆稱訓云：取庸而強飯之，莫之愛也。漢書景帝紀云：吏發民若取庸采黃金珠玉者，坐臧爲盜。周勃傳云：取庸苦之，不與錢。後漢書光武紀云：吏人死亡或在壞垣毀屋之下，而家羸弱不能收拾者，其以見錢穀取傭，爲尋求之。又知取庸爲古人恒語，顏讀爲長。惟代庸乃同義連語，顏釋爲取庸自代，分二字釋之，亦未合耳。

於是董君貴寵天下，莫不聞郡國狗馬蹙鞠劍客輻湊。董氏常從遊戲北宮，馳逐平樂觀，雞鞠之會，角狗馬之足，上大歡樂之。

漢書卷六十五東方朔傳

師古於『輻湊』句絕。劉敞云：『董氏』當上屬爲句。按劉

說是。

又詐爲詔書以姦傳朱安世獄已正於理。漢書卷六十六劉屈  
釐傳

顏師古於『朱安世』句斷。劉敞云：『獄』合屬上句。樹達  
按劉說是。

元帝於是以房爲魏郡太守秩八百石居得以考功法治郡。漢  
書卷七十五京房傳

王先謙補注於『八百石』爲句，非也。此當以『秩八百石  
居』爲句。黃霸傳云：『有詔歸潁川太守官，以八百石居。』  
西南夷傳云：『復以立爲巴郡太守，秩中二千石居。』句例

並同，王氏誤讀。

迺搜逮索耦臯伊之徒冠倫魁能函甘棠之惠挾東征之意漢書卷八十七楊雄傳上

顏師古云：言選擇賢臣可匹耦於古賢臯陶伊尹之類，冠等倫而魁傑以『冠倫魁』爲句。劉敞云：『能』屬上句。齊召南云：文選以『冠倫魁能』爲句，劉敞說是也。顏以『能』字下連『函甘棠之惠』，甚屬牽強。樹達按：劉齊說是。

郡國縣官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漢書卷八十八儒林傳

師古云：聞，謂聞其部屬有此人。劉敞云：『所聞』當屬上

句讀之。何焯云：史記「聞」下有一「者」字，自當屬上「出  
入不悖」爲句。樹達按：劉何說是。

夫詩書禮樂之分固非庸人之所知也。故曰一之而可再，也有  
之而可久，也廣之而可通，也慮之而可安，也反鈇察之而俞可  
好也。以治情則利，以爲名則榮，以羣則和，以獨則足。樂意者其  
是邪？荀子榮辱篇

楊倞注以「以獨則足」爲句，「樂」字下屬。王念孫云：此  
當讀「以獨則足樂」爲句，言獨居而說禮樂，敦詩書，則致  
足樂也。以羣則和，以獨則足樂，樂與和義正相承，則「樂」  
字上屬明矣。王先謙集解云：以羣則和，以獨則足，句法一律。



『足』下加『樂』字，反爲贅設，仍當從楊讀。陶鴻慶云：『和』字下奪一『一』字。以羣則和一，以獨則足樂，相對爲文。下文云：『是夫羣居和一之道也。』禮論篇云：『人所以羣居和一之理盡矣。』並其證。樹達按『樂意』不詞，王念孫及陶說是也。

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在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成名，況乎諸侯莫不願以爲臣，是聖人之不得執者也。荀子非十二子篇

楊倞注以『成名況乎』爲讀，『諸侯莫不願以爲臣』爲句。又載或說以『成名』爲讀，『況乎諸侯莫不願以爲臣』

爲句。俞樾云：「楊」讀文不成義，皆非也。此當以「成名況乎諸侯」爲句。「成」與盛通，「成名」猶「盛名」也。況者，賜也。言以盛名爲諸侯賜也。孫詒讓云：「俞說」是也。而釋「況爲賜」則非也。況與皇通。詳周頌烈文毛傳云：「皇，美也。」大戴禮小辯篇云：「治政之樂，皇於四海。」此云「況乎諸侯」與彼「皇於四海」義正同。樹達按：俞讀孫說是也。

持老養衰，猶有善於是者，與不老者休也。休猶有安樂恬愉如是者乎？荀子正論篇

楊倞注云：「不老，老也。猶言不顯顯也。或曰：不字衍耳。」王紹蘭云：「楊失其讀。此文「不」字當屬上讀，「不」即「否」字，問詞也。」

猶有善於是者與不，問其有善於是者與無有善於是者，其  
意謂無有善於是者耳。『老者休也』自爲一句。上文云：『  
老者，不堪其勞而休也，』即其證。不得以『不老老也』爲  
解明矣。樹達按王說是也。

地大則有常祥不庭岐母羣抵天翟不周山大則有虎豹熊蟻

蛆呂氏春秋卷十三有始覽論大篇

高誘注云：常祥，不庭，羣，抵，岐，母，天，翟，皆獸名也。以『不周』  
下屬。孫詒讓云：常祥以下六者皆山名。高唯以不周爲山，又  
以『不周』屬下『山大』爲句，竝非也。山海經大荒西經云：  
『有山名常陽之山。』又云：『有偏甸常羊之山。』即此常

祥也。大荒南經云：『大荒之中，有不庭之山。』大荒東經云：『大荒東南隅有山名皮母地丘。』又云：『有山曰孽搖頽羝。』即此岐母羣抵也。不周亦見大荒西經。是呂書悉本彼經。惟天翟未見，疑即大荒西經所云天穆之野高二千仞者。穆與繆通，故或作天繆，右半從琴，與翟相似，因而致誤耳。樹達按孫說是也。

#### 四 當屬下讀而誤屬上

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冲人嗣無疆大歷服書大誥  
篇

釋文云：馬讀「弗少延」爲句。正義云：鄭王皆以「延」上屬爲句，言害不少，乃延長之。僞孔傳云：周道不至，故天下凶害于我家不少，凶害延大，惟累我幼童人。是僞孔以「延洪」連讀，「洪」字下屬。武億云：據多方「洪惟圖天之命」，經文多以「洪惟」屬句首，則「延」字宜絕句，從馬鄭諸讀爲正。按武說是，僞孔以「洪」字上屬者，非也。

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書呂刑篇

僞孔傳以耄荒爲句，蔡傳從之。蘇氏軾云：荒，大也。大度作刑，猶禹曰「予荒度土功」。荒當屬下句。朱子云：東坡解呂刑，王享國百年耄作一句，荒度作刑作一句，甚有理。樹達按「王享國百年」五字爲句，「耄」一字爲句，「荒度作刑」爲句。朱子謂王享國百年耄作一句，仍非。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

僞孔傳於「殷」字絕句，蔡傳從之。史記夏本紀云：「殷民咨胥皆怨，不欲走。」又云：「乃遂涉河，南治亳。」是以「治亳」爲句，以「殷」字屬下。按史記讀是也。

彼徂矣，岐有夷之行。詩周頌天作篇。

後漢書西南夷傳引詩云：「彼徂者岐，」以「岐」字屬上讀，近讀從之。然韓詩外傳卷一及說苑君道篇皆引詩「岐有夷之行，」則以「岐」屬下讀。薛君傳云：「彼百姓歸文王者，皆曰岐有易道，可往歸矣。」薛君本韓詩學，故與韓詩外傳讀同。武億云：以經文例之，上既云「彼作矣，」則此「彼徂矣」斷句，與經符合。今按武說是，以「岐」屬上讀者，非也。

季秋之月合諸侯制百縣爲來歲受朔日禮記月令篇

鄭注云：「合諸侯制者，定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也。」

呂氏春秋季秋紀注云：「合會諸侯之制度車服之級，各如

其命數。『是皆以』制』字上屬爲句。陳氏集說引石梁王氏云：『合諸侯制絕句，不可從。』吳氏澄云：『合諸侯』是一句，『制百縣』是一句，舊注非也。今按王吳讀是。

公曰寡人固不固焉得聞此言也。禮記哀公問篇

鄭注云：『固不固，言吾由鄙固故也。』以『固不固』爲句。孔疏云：『上固是鄙固，下固，故也。言寡人由鄙固之故，所以得聞此言。由其固陋，殷重問之，故得聞此言。』此中說鄭意，殊爲不瞭。疏又云：『皇氏用王肅之義，二固皆爲固陋。上固言己之固陋，下固，言若不鄙固則不問，不問，焉得聞此言哉。』按王說是也。



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左傳僖公二十三年

杜預注云：『若遂以爲傅相，』是於『相』字絕句。陸氏云：當讀至『夫子』爲句。夫子即公子。顧氏杜解補正云：玩文勢仍當從杜以『相』句絕。按舊讀是也。

葬僖公緩作主非禮也。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左傳僖公三十三年

杜注以『葬僖公緩』爲句。劉敞云：當以『緩作主』爲一句。此傳經書文二年二月丁丑作僖公主。下文『卒哭而祔，祔而作主。』今僖公以文元年四月葬，二年二月始作主，過

祔之期。樹達按漢書五行志云：釐公薨十六月乃作主。劉說是也。

趙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矣。若之何？中行桓子曰：請復賈季能外事，且由舊勳。郤成子曰：賈季亂且罪大，不如隨會能賤而有恥，柔而不犯，其知足使也，且無罪。左傳文公十三年

正義引服虔云：『謂能處賤，且又知恥。』是以『能』字屬下讀。邵氏云：『能』字句絕。如孟子『能者在職』之能。以『能』字屬上讀。顧炎武云：『能』字仍當屬下句。『能賤』猶云爲貴當可使復賤也。武億云：上文『請復賈季能外事』

『疏云：能知外竟之事。兩能字並相比，從正義讀爲是。』樹達按顧武從正義讀是也。能耐古通，能當讀爲耐。

公出自其廐射而殺之。左傳宣公十年

舊讀於『公出』爲句，『自其廐射而殺之』爲句。武氏引朱少白云：『史記正義引以『出自其廐』爲句。蓋徵舒伏弩於廐中，知公微行必由之處，靈公果自廐出，觸弩而自殺耳。』樹達按傳文明云射而殺之，不云觸弩，朱說鑿空無據，仍當從舊讀以『自其廐』下屬爲是。

公疾病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爲之。去至公夢疾爲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膏之上，膏之下，若我何？左

傳成公十年

釋文云：懼傷我絕旬。馮徐于虔反。一讀如字。屬上句。逃之絕句。樹達按我字絕旬者是也。馮逃之者，一豎子問逃於何處也。居育之上云云，他一豎子答其問也。前讀是。

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

左傳襄公二十三年

杜注云：下猶賤也。以下妾連讀。正義云：服虔以下從上讀，言『敝廬在下』。樹達按左傳成公二年云：『下臣不幸，屬當戎行。』女子之自稱『下妾』，猶男子之自稱『下臣』。

禮記檀弓下篇記此事云：君之臣免於罪，則有先人之做廬在，君無所辱命。當以在字斷句明矣。

齊侯將爲臧紇田，臧孫聞之，見齊侯，興之言伐晉，對曰：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如何？乃弗與田。同上。

釋文云：『齊侯』絕句。一讀以『見』字絕句，『齊侯』向下讀。杜注云：『齊侯自道伐晉之功。』是杜以『齊侯』向下讀。樹達按：『齊侯』屬下讀者是也。

晉侯濟自泮，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莊公說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

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左  
傳襄公二十五年

正義云：「杜意男女分別，將以賂晉也。炫謂男女分別，示晉以恐懼服罪，非以爲賂也。」又下文「處守者皆有賂」正義云：「杜以上句『男女以班』與『賂』連文，故云皆以男女爲賂。劉炫以爲男女以班示降服于晉，有賂者，皆以貨財賂之，非以男女爲賂。據正義則杜於『賂』句絕，劉炫以『賂』屬下讀。武億云：如杜讀，則『晉侯以宗器樂器』義無所屬。又傳文自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明爲賂晉侯以所重，餘皆遍及。故自『賂晉』

侯」以下至「皆有賂」語勢連貫。而杜氏解「處守者」句，猶謂皆以男女爲賂，其曲爲穿鑿，不可訓也。從劉讀爲正。又「鄭公孫夏帥師伐陳，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又云：「使其衆男女別而纒以待于朝。」案此「男女別」即與「男女以班」同。「賂以宗器」亦與「賂晉侯以宗器樂器」同。蓋古戰敗而復求在，禮率如是。益徵「賂」字不與「男女以班」爲讀。樹達按武說是也。

且吾因宋以守病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雖倍楚可也。左傳襄

公二十七年

杜注置「病」字下，云：言爲楚所病，則欲入宋城。以「因宋

以守病一爲句。顧氏左傳注解補正引邵氏云：「入於宋，則因宋以守也。病，謂楚攻而病也。夫猶言人人也。言人人能致死，與人同力，故可以倍楚。」樹達按邵說是也。

故蓬氏之族及蓬居許圍蔡洧蔓成然皆王所不禮也。因羣喪職之族啓越大夫常壽過作亂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左傳昭公十三年

舊讀以「克息舟城」連讀爲句。顧氏杜解補正云：竊意固城息舟乃二城之名。傳書克邑，未有書克某邑之城者。固城息舟皆二字地名。「城而居之」別爲一句，言築城而守之也。樹達按顧說是也。



公欲出廚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左傳  
昭公二十一年

按此凡兩讀。正義引服虔以「君」上屬，讀至「送亡君」  
爲句。釋文同。正義又言孫毓以「君」下屬，讀於「亡」字  
句絕。顧氏杜解補正同。樹達按「藉死」「送亡」相對爲文，  
君字下屬者是也。

子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楚國第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  
左傳哀公十六年

杜注于「第」下注云：「言用士之次第。」是以「楚國第」  
爲句。武億云：攷此第作但字訓，宜讀「余翼而長之楚國」

爲句，『第我死』爲句。樹達按武以『第』下屬，釋爲『但』是也。惟『楚國』當另爲一讀，不當屬上。楚國猶言『在楚國』也。

若無天乎云若有天吾必勝之國語晉語

武億云：注蓋以『云』字屬上，『乎』字讀。愚謂『乎』字句絕。『云』屬下，『若有天』爲句。今按武說是也。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論語顏淵篇

舊讀於『而去』句絕。釋文云：一讀『而去於斯』爲絕句。

武億云：『子貢所問有美玉於斯，卽如此例。』樹達按舊讀

是也。『有美玉於斯』之『於斯』乃『在此』之義。與此句文義不同，不得以爲例證。武說非是。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孟子離婁上篇

通讀於『作』字絕句，『興』字下屬。趙注云：『聞文王起興王道』是不以『興』字下屬。疏云：『聞文王興起，乃曰盍歸乎來。』申註說也。漢王逸注離騷云：『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盍往歸之。』魏徐幹中論亡國篇云：『昔伊尹在田畝之中，聞成湯作興而自夏如商。太公避紂之』

惡，居於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亦自商如周。』毛詩酌篇正義云：『孟子說伯夷居北海之濱，太公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而歸之。』（此例尙可以興而歸之爲句。）范浚香溪集聖人百世之師論云：『伯夷雖清，而聞文王作興，則曰盍歸乎來。』以上諸例皆以『作興』連讀。故毛奇齡四書臆言孫志祖讀書脞錄據之，皆以此讀爲正。武億亦云：『子華子北宮子仕篇：王者作興，將以滌濯。用此『作興』二字。子華子雖似後人擬托，然猶唐以前書，亦可備一證也。』樹達按『興』字當如通讀屬下，毛孫武諸家之說非也。孟子云：『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以『興』字屬臣言，不屬

君言也。以漢魏唐宋諸儒之說證孟子，何如以孟子本書之文證孟子乎！（易繫辭云：神農氏作，亦作字當讀斷之證。）

或曰：禹薦益已而以啓人爲吏及老而以啓爲不足任乎天下，傳之於益已而啟與交黨攻益奪之天下，謂禹名傳天下於益已而實令啓自取之。史記卷三十四燕世家

索隱云：以『已』配益，則『益已』是伯益。而經傳無其文，未知所由。或曰：已，語終辭。武億云：索隱屬句誤也。當從『禹薦益』爲讀，『已而』屬下，於義自明。紛紛糾結，斯失解矣。樹達按：武說是也。史記此文出韓非子外儲說右下篇。彼文云：禹愛益而任天下於益，已而以啓人爲吏，及老而以啓爲

不足任天下，故傳天下於益，而勢重盡在敵也。已而啟與友黨攻益而奪之天下。是禹名傳天下於益，而實令啟自取之也。可以爲證。

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疎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皜然泥而不滓者也。史記卷八十四屈原傳

通讀以「不容自疎」爲句。黃君侃以「自疎」二字屬下讀，是也。「自疎」猶言「自遠」。下省「於」字耳。「自疎濯淖汙泥之中」與「蟬蛻於濁穢」意同。以「自疎」屬上讀，則「濯淖汙泥之中」六字不成句，以無動字故也。

臣意家貧欲爲人治病誠恐吏以除拘臣意也故移名數左右不修家生出行游國中問善爲方數者事之久矣史記卷百五

倉公傳

正義云：『以名籍屬左右。』以『左右』屬上讀。今按左右當屬下讀，張讀非也。本傳上文云：『爲人治病，決死生多驗。然左右行遊諸侯，不以家爲家。』『左右』屬下讀，是其證。

始黯列爲九卿而公孫弘張湯爲小吏及弘湯稍益貴與黯同位黯又非毀弘湯等已而弘至丞相封爲侯湯至御史大夫故黯時丞相史皆與黯同列或尊用過之黯褊心下能無少望史

記卷百二十汲黯傳

吳汝綸史記讀本於『褊心』絕句，非也。此當於『褊』字句絕，『心』字當下屬。上文云：『弘湯深心疾黯。』張湯傳云：『買臣固心望。』句例並同。吳似因詩有『維是褊心』之語而誤斷。

大爲人長美言多方畧而敢爲大言處之不疑漢書卷二十五

上郊祀志

師古於『美言』下置注云：『善爲甘美之言也。』以『言』字上屬。武億云：此當以『大爲人長美』爲句。『言』連下『多方畧』於義自明。而『敢爲大言處之不疑』又就其言之無忌憚者實之也。按武說是也。

當屬下讀而誤屬上

七十五



濟南郡戶十四萬七百六十一口六十四萬二千八百八十四縣十四東平陵鄒平臺梁鄒漢書卷二十八上地理志

顧炎武日知錄云：漢書濟南郡之縣十四：一曰東平陵，二曰鄒平，三曰臺，四曰梁。鄒功臣表則有臺定侯戴野，梁鄒孝侯武虎。是二縣並爲侯國。後漢書濟南郡十城：其一曰東平陵，其四曰臺，其七曰梁，鄒，其八曰鄒平。而安帝紀云：『延光三年二月戊子，濟南上言：鳳皇集臺縣丞霍收舍樹上。』章懷太子注云：臺縣屬濟南郡，故城在今齊州平陵縣北。晏子春秋：景公爲晏子封邑，使田無宇致臺與無鹽。水經注亦云：濟水又東北過臺縣北。尋其上下，文句本自了然。後人讀漢書，

誤從『鄒』字絕句，因以『鄒』爲一縣，『平臺』爲一縣。齊乘遂謂漢濟南郡有鄒縣，後漢改爲『鄒平』，又以『臺』『平臺』爲二縣。此不得其句讀而妄爲之說也。齊召南云：宋本監本及別本俱以『鄒』爲一縣，『平臺』爲一縣，此大誤也。鄒平故城在今鄒平縣北，與騶縣屬魯國者不同。臺縣即高祖功臣戴野侯國，與常山郡屬之平臺宣帝封史玄爲侯者又不同也。樹達按顧齊說是也。

自是之後，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於楚西方，則通渠漢川雲夢之際，東方則通溝江淮之間，於吳則通渠三江五湖，於齊則通淄濟之間，於蜀則蜀守

李冰鑿離峯避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中漢書卷二十九溝洫

志

劉奉世云：一鴻溝固不能旁通六國，又濟自從千乘入海，安得會於楚也。困學紀聞引朱子云：「於楚」字本屬下文。下有「於齊」「於蜀」字，皆是句首；而劉誤讀，屬之上句。周壽昌云：此本史記原文。文穎注漢書時已誤讀「會於楚」見高帝本紀「鴻溝」注。厥後程大昌論禹貢亦引河渠書作「會於楚」是誤讀者不止一劉仲馮也。

召拜黯爲淮陽太守黯曰臣常有狗馬之心今病力不能任郡

事漢書卷五十汲黯傳

師古於「力」字斷句，云：力甚也。周壽昌云：「今病」二字爲句，「力」字屬下句讀。王先謙云：周說是也。史記本作「臣常有狗馬病，力不能任郡事。」狗馬病猶言犬馬之疾也，是「力」字應屬下讀。樹達按周王讀是。

是時廣軍幾沒，罷歸。漢書卷五十四李廣傳。

顏於「罷」字斷句。王先謙云：此師古誤讀。「罷」字連「歸」爲文，謂罷兵歸也。按王說是。

昌邑王宜嗣後，遣宗正大鴻臚光祿大夫奉節使徵昌邑王。典喪服，斬縗，亡悲哀之心。漢書卷六十八霍光傳。

師古曰：典喪服，言爲喪主也。以服字上屬。錢大昭曰：典喪，爲

喪主也。下言賀服斬縗無悲哀之心。顏以『典喪服』爲句，失其指矣。樹達按錢說是也。昌邑王傳云：霍光徵王賀典喪，其明證也。

案故圖樂安鄉南以平陵陌爲界不足故而以閩陌爲界解何漢書卷八十一匡衡傳

師古云：不足故者，不依故圖而滿足也。解何者，以分解此時，意猶今言分疏也。王先謙云：詰問郡不依故圖而以此爲解，是何意也。本書『何』字爲句，如周亞夫傳『君侯欲反，何？』伍被傳『公獨以爲無福，何？』汲黯傳『不早言之，何？』皆其例也。顏說非。樹達按顏以『解何』二字爲句，王以解

屬上，以『何』一字爲句。顏讀是也。外戚傳云：『太后獨有帝，今哭而不悲，君知其解。』陳平曰：『何解？』解何猶言何解。解今言理由，解何謂理由如何也。顏讀雖是而訓說非是。王欲改讀，則誤矣。

莽白太后帝幼少宜置師傅徙光爲帝太傅位四輔給事中領宿衛供養行內署門戶省服御食物漢書卷八十一孔光傳

師古云：行內，行在所之內中，猶言禁中也。以『行內』二字上屬。胡三省通鑑注云：『行內署門戶』當爲一句，此宿衛事也。省服御食物，則供養事也。文理甚明，師古誤斷其句，因而爲之說耳。沈欽韓云：王莽傳更始將史謹行諸署，與此同

義。今按胡沈說是也。

會日有食之太中大夫蜀郡張匡其人佞巧上書願對近臣陳

日蝕咎下朝者左將軍丹等問匡對曰漢書卷八十二王商傳

顏以『陳日食咎下朝者』爲一句左將軍丹等問匡爲一

句。劉云云：『下朝者左將軍丹等一都是一句。上以匡章下

丹等令問匡也。王嘉傳亦有一下朝者。』劉奉世云當云

『下朝者左將軍丹等問，一面後云一匡對曰。一齊召南云：

敬及奉世說是，師古謾斷。上文張願對近臣陳日食咎所

謂近臣，卽指中朝將軍侍中等官也。周壽云云：匡衡傳『事

下太子太傅蕭望之少府梁邱賀問。』朱博傳『有詔左將

軍彭宣與中朝者雜問，「與此旬例同。」樹達按劉齊周說是也。

商不盡忠納善以輔至德知聖主崇孝遠別不親後庭之事皆受命皇太后同上。

師古云：「遠離女色而分別之故云不親也。」劉敞云：「當斷」不親後庭之事一爲句。樹達按劉讀是也。

吳楚反時條侯爲太尉乘傳東將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爲已。漢書卷九十二游俠劇孟傳。

師古云：「乘傳車而東出爲大將也。」以「乘傳東將」四字爲



句。武億云：此顏氏斷句之誤。宜以「東」字屬讀，「將」字連下，於義自明。王先謙說同。今按武王說是也。

諸左王將居東方直上谷以東接穢貉朝鮮漢書卷九十四上匈奴傳

顏注於「以東」爲句。劉敞云：「以東」屬下句。樹達按劉說是也。

副使季都別將醫養視狂王漢書卷九十六下西域傳

徐松云：醫養謂知醫者及廝養。按徐以「醫養」連讀，非是。此文養視當連讀。霍光傳云：孝武皇帝曾孫病已，武帝時，有詔掖庭養視。丙吉傳云：胡組養視皇孫。外戚傳云：孝王薨，有

一男嗣爲王，時未滿歲，有眚病，太后自養視。東觀記云：曹貢迎馬嚴歸，自養視之。皆以養視連文。外戚傳又云：哀帝即位，遣中郎謁者張由將鑿治中山小王。又云：令孫建世子祿飾將醫往問疾。亦皆只云將醫也。

明年春遣大司徒宮大司空豐左將軍建右將軍甄邯光祿大夫歆奉乘輿法駕迎皇后於安漢公第宮豐歆授皇后璽紱漢書卷九十七下外戚平帝王后傳

師古曰：『本是莽第，以皇后在是，因呼曰宮。』以『第宮』二字連讀。董敎增云：此當以『第』爲句。『宮』字連下『豐歆』讀，即前文『大司徒宮，大司空豐，光祿大夫歆』三

人也。顏說失之。武億云：「下文唯云安漢公，明不以宮字相連。」今按董武說是也。

孔墨之弟子皆以仁義之術教導於世，然而不免於儻身，猶不能行也。又況所教乎？淮南子卷二俶真訓

高誘注云：「儻身，身不見用，儻儻然也。」以「儻身」二字連讀。王念孫云：「儻字上屬爲句，不免於儻，謂躬行仁義而不免於疲也。」身二字下屬爲句。呂覽有度篇：孔墨之弟子徒屬充滿天下，皆以仁義之術教導於天下，然而無所行。教者術猶不能行。（劉家立淮南集證引此文，誤於「教者」二字絕句。）又況乎所教！句法正與此同也。今按王說是也。

## 五 原文不誤因誤讀而誤改

上計簿具文而已務爲欺謾以避其課漢書卷八宣帝紀

師古注云雖有其文而實不副也。王先謙曰：『而已』當屬下讀。言雖具文簿而已身圖避其課專務欺謾也。顏誤已爲已從『而已』斷句則文氣不屬。樹達按王說誤矣。汲黯傳云：『擇丞史任之責大指而已不細苛。』又云：『治務在無爲而已引大體不拘文法。』董仲舒傳云：『苟爲詐而已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也。』豈皆文氣不屬邪？

會漢將繚布平陽侯等兵至齊擊破三國兵解圍已後聞齊初與三國有謀將欲移兵伐齊漢書卷三十八高五王傳

王念孫曰：『已後聞』三字文義不順。後當爲復。言欒布等破三國兵解齊圍，已而復聞齊與三國有謀，遂欲伐齊也。通鑑漢紀八作後，則所見漢書本已誤。史記正作「已而復聞齊與三國有謀。」復後二字篆隸皆相似，故復譌作後。樹華按王氏誤讀，故欲改字，其說非也。此當以解圍已爲句，謂解圍事終了也。此班改史記處，故與史記讀不同。蘇武傳云：會論虞常，欲因此事降武。劍斬虞常已，律曰：漢使張武謀殺單于近臣。』王尊傳云：『食已，乃還致詔。』王莽傳云：『字妻焉懷子，繫獄。須產子已，殺之。』句例並同。

衡又使官大奴入殿中間行起居還言漏上十四刻行臨到衡

安坐不變色改容無怵惕肅敬之心驕慢不謹皆不敬漢書卷

七十六王尊傳

宋祁云：行臨到當作行臨時。樹達按此宋氏誤讀也。行字當上屬爲句。臨到，臨車駕將到也。韓延壽傳云：『臨上車，騎馬吏一人後至。』丙吉傳云：『臨當封，吉疾病。』杜鄴傳云：『臨拜，日食。』句例皆同。宋因上文有『衡知臨行』，故此亦以『行臨』連讀。不知此處行字屬下，則『還言漏上十四刻』義不了耳。

六 原文不衍因誤讀而誤刪

馮驥乃西說秦王曰天下之游士憑軾結勒西入秦者無不欲  
疆秦而弱齊憑軾結勒東入齊者無不欲疆齊而弱秦此雌雄  
之國也勢不兩立爲雄雄者得天下矣史記卷七十五孟嘗君  
列傳

王念孫讀史通雜志卷四引顧子明云『爲雄』下衍一『雄』  
字。『爲雄』二字屬下讀。樹達按吳汝綸以『爲雄』屬上  
讀，是也。不必衍『雄』字。下文驩說齊王云：『夫秦齊，雄雌  
之國，秦疆則齊弱矣。此勢不兩雄。』可證。顧說非是。

七年冬十月上自將擊韓王信於銅鞮斬其將信亡走匈奴與

其將曼丘臣王黃共立故趙後趙利爲王漢書卷一高帝紀

朱子文云：考其文理意義，於「信亡走匈奴」句下多一「與」字。既云「信與其將共立趙利爲王」，如何郤云「收信散兵」？「信」字不當下矣。又信本傳拘於紀文，亦多一「與」字，更無義理。傳云：信亡走云云，又曰：「復收信散兵而與信，及冒頓謀攻漢。」既云「信與其將立趙利爲王，如何又云「收信散兵而與信？」以此觀之，信既亡走匈奴，兵亂未知所在，其將乃共立趙利爲王，收信散兵，與匈奴共距漢。若夫一「與」字，紀傳皆分明。武億云：子文立義糾結，皆屬讀之誤也。考紀文「信亡走」爲一句，「匈奴與其將曼邱臣王



黃共立故趙後趙利爲王，則紀傳兩與字自明矣。蓋前六年秋九月匈奴圍韓王信於馬邑，信降匈奴。至此信兵敗亡走，倉猝不知所在，因與其將共立趙後爾。

復以立爲巴郡太守秩中二千石居賜爵左庶長漢書卷九十  
五西南夷傳

王先謙云：居字當衍。樹達按『秩中二千石居』爲句。說詳第三節屬上誤屬下漢書京房傳條。（見四十九葉。）

## 七 原文不脫因誤讀而誤補

且陛下從代來郎官者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不可用置之言可采未嘗不稱善漢書卷四十九爰盎傳

王念孫云：『受其言』下當更有一『言』字。『言不可用』正與『言可采』對文。今本脫一『言』字。御覽人事部引此正作『言不可用』。史記同。樹達按此王氏屬讀之誤也。此文當於『受』字斷句。受者，受書疏，非謂受言也。風俗通卷二引劉向語云：文帝禮言事者，不傷其意。羣臣無小大，至即便從容言，上止輦聽之。其言可者，稱善；不可者，喜笑而已。此『其言』二字當下屬之證。

是歲薊反漢遣將軍征之京兆尹張敞上書言國兵在外軍以夏發隴西以北安定以西吏民並給轉輸田事頗廢漢書卷七十八蕭望之傳

王念孫云：『國兵在外軍以夏』本作『充國兵在外軍以經夏』後將軍即趙充國也。以與已同，充國兵在外軍已經夏，言其在外已久也。今本脫去『充』字，『經』字，則文不成義。李慈銘云：王謂『國』上脫『充』字，是也。謂『以』下脫『經』字，則未然。此句自以一軍以夏發』四字爲句。樹達按王誤以『發』字屬下，李讀是也。國字亦不必增。國兵謂國家之兵，不當屬之充國。項籍傳云：『國兵新破』是國兵

二、連用之證。

母之愛子也。倍父父令之行於子者。十母吏之於民。無愛令之行於民也。萬父母積愛而令窮。吏用威嚴而民聽從。嚴愛之策亦可法矣。韓非子六反篇。

宋龍道本如此。顧廣圻云：今本「積」上有「父母」二字，誤。王先謙云：按上「十母」「萬父母」並句絕。「父母積愛」與「吏用威嚴」相對成文，不當省「父母」二字。顧說非，改從今本。樹達按：顧說是也。本文既云「父令之行於子者十母」，不得又謂「父積愛而令窮」與上文矛盾。蓋此文當於「萬父」絕句，「母」字當與下「積愛而令窮」連讀。

俗本誤以『父母』連讀，以文不可通，遂又誤增『父母』二字。王氏從之，謬矣。

## 八 原文不倒因誤讀而誤乙

丁未京師相驚言大水至渭水虜上小女陳持弓年九歲走入橫城門入未央宮尙方掖門門衛戶者莫見至句盾禁中而覺得漢書二十七下之上五行志

顏師古云：『覺得』事覺而見執得也。王念孫云：此文當作『至句盾禁中，覺而得』。即師古所謂事覺而見執也。今作『而覺得』亦文不成義。漢紀孝成紀正作『覺而得』。樹達按顏王皆誤讀耳。此當以『至句盾禁中而覺』爲一句，『得』一字爲句。溝洫志云：『中作而覺』與此句例同。張釋之傳云：『其後人有盜高廟座前玉環，得文帝怒，下廷尉』

治。霍光傳云：『賴祖宗神靈，先發得，咸伏其辜。』何武傳云：『聖子賓客爲羣盜，得繫廬江。』此皆漢書以『得』字一字爲句之證。顏釋得爲『見執』是也；而以『覺得』連讀，則非。王不能訂顏之誤讀，乃欲易置本文，大謬。荀悅漢紀多不解本文而妄改，豈可據邪！

隰斯彌見田成子田成子與登臺四望三面皆暢南望隰子家之樹蔽之韓非子說林上篇

王先謙云：『家之』二字誤倒。樹達按王氏誤斷。此當以『南望』二字爲句，與上文『四望』句法同。『家之』二字不誤。

## 九 因文省而誤讀

西宮咸池曰天五潢五潢五帝車舍火入旱金兵水水中有三

柱史記卷二十七天官書

王念孫云：火入旱，金兵，水水者，謂火入五潢則爲旱，金則爲兵，水則爲水也。中有三柱者，謂五潢中有三柱也。索隱云：謂火金水入五潢，則各致此災也。此注本在『水水』之下。今本列入上『水』字之下，下『水』字之上，而讀『金兵水』爲句，『水中有三柱』爲句，大謬。



### 十 因不識古字通假而誤讀

黃帝居軒轅之邱娶于西陵氏之子謂之嫫祖氏產青陽及昌意昌意娶于蜀山氏之子謂之昌濮氏產顓頊大戴禮記帝繫篇

盧文弨鍾山札記云：漢書地理志：『非子至玄孫，氏爲莊公。

』師古曰：『氏與是同，古通用字。』大戴禮此文『西陵氏』

『蜀山氏』之氏，乃姓氏之氏，下『氏產』之『氏』與『是』同。

讀者不審，每以『嫫祖氏』『昌濮氏』連讀，誤也。下云『氏

產老童』『氏產重黎』及『吳回氏產六子』『氏產后稷』

『氏產契』『氏產文命』『氏產啓』皆以『氏產』連文。又

云：『昆吾者，衛氏也』云云，凡六『氏』字亦同『是』。又云：『帝堯娶於散宜氏之子，謂之女皇氏；帝舜娶於帝堯之子，謂之女暋氏』。『女皇』、『女暋』下不當有『氏』字。由前以『嫫祖氏』、『昌濮氏』誤讀，因謬加之。高郵王懷祖刪此二『氏』字，是也。

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爲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所以數償之漢書卷四十八賈誼傳

顏師古於『也』字爲句。沈彤云：也當作他。謂諸侯或以罪黜，其地被削，多入於漢者。若因其所存地爲國，則國小而其子孫亦不得封，故爲之徙其侯國，並封其子孫於他所，如其

被削之數償之也。顏注誤。樹達按沈說是也。它二字古音同通假，不必改作『他』。

## 十一 因不識古韻而誤讀

衛侯貞卜其繇曰如魚窺尾衡流而方羊裔焉大國滅之將亡

闔門塞竇乃自後踰

左傳哀公十七年

杜預注以『衡流而方羊裔焉』爲句。疏云：劉炫以爲卜繇之詞，文句相韻，以『裔焉』二字宜向下讀之。知不然者，詩之爲體，文皆韻句，其語助之詞皆在韻句之下。即齊詩云：『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王詩云：『君子陽陽，左執簧，其樂只且。』之類是也。此之方羊與下句將亡自相爲韻，『裔焉』二字爲助句之辭。且繇辭之例，未必皆韻。此云闔門塞竇，乃自後踰，不與將亡爲韻。是或韻或不韻，理無定準。顧

炎武杜解補正云：當以『裔焉大國』爲句。言其邊於大國，將見滅而亡。武億云：困學紀聞：『衡流而方羊裔焉』引與杜同。疏說曲徇杜氏，非定訓也。樹達按『裔焉』不得爲助詞，疏說謬。武駁之，是也。當從劉顧讀爲正。

天爲古地爲久，察彼萬物名於始左，名左右，視彼萬物數爲紀紀之行也。利而無方行而無止，以觀人情利有等，維彼大道成而弗改。逸周書周祝篇

王念孫云：此文以久始右紀止等改爲韻，『以觀人情利有等』二句連讀。孔以二句分屬上下節而各自爲解，失之。

趙王餓乃歌曰：諸呂用事兮，劉氏微。追脅王侯兮，彊授我妃。我

妃既妒兮，誣我以惡讒。女亂國兮，上曾不寤。我無忠臣兮，何故棄國自快中野兮？蒼天與直于嗟，不可悔兮。寧早自賊。漢書卷三十八高五王傳

顏以『我無忠臣兮何故』爲句，注云：『謂不能明白之也。』劉洩云：『棄國當屬上句。』樹達按：劉讀是也。顏意蓋以『故』與上『妒』『惡』『寤』爲韻，不知此句『故』字不當入韻，而當以『國』字與下『直』『賊』爲韻也。

相天下之馬者，若滅若失，若亡其一。若此馬者，絕塵弭徹。淮南子卷十二道應篇

高誘注云：『若滅，其相不可見也；若失，乍入乍出也；若亡，鬣

髡不及也。』以『若亡』爲句。王念孫云：此當以『若亡其一』爲句。莊子徐無鬼篇：『天下馬有成材，若郵若失，若喪其一。』陸德明曰：『言喪其耦也。』齊物篇：『嗒焉似喪其耦。』司馬彪曰：『耦，身也。身與神爲耦。』此言若亡其一，亦謂精神不動，若亡其身也。注讀至『若亡』爲句，則『其一』兩字上下無所屬矣。且『一』與『失』『徹』爲韻，如高讀，則失其韻矣。樹達按王說是也。

精神者所以原本人之所由生而曉寤其形骸九竅取象於天合同其氣血與雷霆風雨比類其喜怒與晝宵寒暑淮南子卷

王念孫云：今本『與晝宵寒暑』下有『竝明』二字，後人所加也。與者，如也。言血氣之相從如雷霆風雨，喜怒之相反如晝宵寒暑也。後人不知與之訓爲如，而讀『與雷霆風雨比類』爲一句，故又於『晝宵寒暑』下加『竝明』二字以成對文耳。不知『合同其血氣』『比類其喜怒』相對爲文，今以『比類』二字上屬爲句，而『其喜怒』三字自爲一句，則句法參差矣。『與雷霆風雨』『與晝宵寒暑』亦相對爲文，今加『竝明』二字，則句法又參差矣。且此文以『生』『天』爲韻，『雨』『怒』『暑』爲韻，今加『竝明』二字，則失其韻矣。



## 十一 因字誤而誤讀

或爲周最謂金投曰秦以周最之齊疑天下而又知趙之難子齊人戰恐齊韓之合必先於秦戰國策卷一東周策

鮑彪讀『而又知趙之難子』爲句，注曰：『不敢違投。』又讀『齊人戰恐』爲句，注曰：『秦旣疑齊，投又不善齊，故齊懼伐。』姚宏云：『子』曾本作『予』。王念孫云：作『予』者是也。『而又知趙之難予齊人戰』爲句，『恐齊韓之合』爲句。『予』讀爲『與』。下文曰：『秦知趙之難與齊戰也，將恐齊趙之合也。』是其明證矣。鮑說皆謬。

昔者趙氏襲衛車舍人不休傳衛國城割平衛八門土而二門

隋矣 戰國策卷十二齊策五

鮑彪讀「不休傳」爲句，「衛國城割平」爲句。注云：「傳，驛遽也；平，成也。言城中割地求成。」王念孫云：鮑說甚謬。「傳」當爲「割」，「割」當爲「剛」，皆字之誤也。「傳衛國」爲句，「城剛平」爲句。傳衛國者，傳附也。言兵附於國都。故下文曰：「衛八門土而二門墮」也。隱十一年左傳曰：「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傳於許。」是也。「城剛平」者，剛平，邑名。城此邑以偏衛，若晉人城虎牢以偏鄭也。秦策曰：趙築剛平，衛無東野，芻牧薪采莫敢闕東門。」高注曰：剛平，衛地，趙築之以爲邑。」是其證也。下文曰：「衛君跣行告遯於魏，魏王身

被甲底劍，挑趙索戰，衛得是藉也，亦收餘甲而北面，殘剛平，墮中牟之郭。』是趙城剛平以偪衛，衛得魏之助，因收餘甲而殘剛平也。史記趙世家曰：『敬侯四年，築剛平以侵衛；即此所謂城剛平也。又云：『五年，齊魏爲衛攻趙，取我剛平。』卽下文所謂『殘剛平』也。

步驟馳騁廣騫不外是以君子之性守宮庭也史記卷二十三

禮書

索隱正義皆斷『步驟馳騁廣騫不外』爲句，『是以君子之性守宮庭也』爲句。索隱云：『言君子之性守正不慢，遠行如常守宮庭也。』正義說畧同。王念孫云：二說皆非也。『廣

騫當爲『厲騫』字之誤也。隸書『厲』字或作『厲』形與『廣』相近，因譌爲『廣』。『厲』字本作『駑』。『廣雅』曰：『駑，騫馳，騫，騫奔也。』說文曰：『駑，次第馳也。』玉篇『力世切』。古通作『厲』。楚辭遠遊：『颯弭節而高厲』是也。步驟馳騫厲騫皆兩字平列，若作廣騫，則非其指矣。是以當爲是矣，聲之誤也。是矣二字上屬爲句，是謂禮也。言君子率禮不越，步驟馳騫厲騫皆不外乎此也。若讀至外字絕句，而以『是以』二字下屬爲句，則文不成義矣。君子之性守宮庭也，性守當爲塵宇，亦字之誤也。隸書塵宇或作壇，形與性相近，守宇形亦相近，故塵宇譌爲性守。塵與壇古字通。塵宇卽壇宇也。壇，堂基也。

宇，屋邊也。荀子儒效篇曰：君子言有壇宇，行有防表。漢書禮樂志郊祀歌曰：神之掄，臨壇宇。鹽鐵論散不足篇曰：無壇宇之居，廟堂之位。此言君子率禮不越，如在壇宇宮庭之中也。壇宇宮庭，皆指宮室言之；若云性守宮庭，則文不成義矣。君子上當有是宇，今本脫去，則與上文義不相屬。荀子禮論篇曰：步驟馳騁厲鶩，不外是矣，是君子之壇宇宮庭也。足證今本之誤。

## 十三 因字衍而誤讀

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長是以並建聖哲樹之風聲分之采物著之話言爲之律度陳之藝極引之表儀予之法制告之訓典教之防利委之常秩道之以禮則使毋失其土宜衆隸賴之而後即命左傳文公六年

惠棟左傳補注云：『道之以禮則』唐石經無『以』字，俗儒所加，後人遂以『則』字屬下句。今按惠說是也。『道之禮則』與上『樹之風聲』以下十句句例並同。若作『道之以禮』則與上文句法參差矣。『使毋失其土宜』上不當有『則』字。若有『則』字，於文義爲不順矣。

### 十四 數讀皆可通

按數讀皆可通，非著書之人故以此爲謎苦後人也。乃今人苦不得其真讀耳。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

愚論語二爲政篇

李文公集答王載言書引『子曰吾與回言』不連及下文。

論語集注考證云：張師曾校張達善點本謂『吾與回言終日』自集注取李氏之說，始讀爲句絕。前此儒先亦以『吾與回言』爲句。樹達按『終日』爲表時狀字，或狀上『言』字，或狀下『不違』兩皆可通。

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論語

舊讀於「之」字絕句。宋王懋野客叢書云：禮記禮運：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知論語蓋於「之」字上點句。樹達按兩讀皆通。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論語三八佾

舊讀以「吾不與祭」爲句。武億云：當以「與」字斷。祭如不祭，義自豁然矣。周禮大宗伯：「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外宗：「王后不與，則贊宗伯。」祭僕：「凡祭祀，王之所不與。」是自周官所著，皆可歷據。考昌黎集讀墨子云：「孔子祭如在，譏祭如不祭者。」况



朱子集註明言『或有故不得與』則朱子亦明以『不與』屬句矣。樹達按此兩讀皆可通。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論語七述而篇

近讀於『韶』字絕句。武億云：此宜以『子在齊』爲讀，與『子在陳』同例。下文『聞韶三月』當作一句。史記孔子世家：『聞韶音，學之三月。』詳玩此文，正以『聞韶』屬三月爲義。樹達按『三月』爲表時狀字，與前引爲政篇例『終日』同。上下兩屬皆可通。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子貢曰：惜乎！君子之說君

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論

語十二顏淵篇

朱子注云：言子成之言，乃君子之意。於『說』字斷句。閻氏四書釋地引張惟適云：『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二句十三字作一氣讀。君子即上文君子，說字即指上二句，謂其論君子專主質，不合文質不可相無。今按兩讀皆通。

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爲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爲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孟子滕文公下篇

此凡兩讀。一讀『獨如宋王何』五字爲句。一讀『獨』字

一字爲句，『如宋王何』四字爲句。按兩讀皆可通。

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爲善士。則之野有衆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撻。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衆皆悅之。其爲士者笑之。孟子盡心下篇

此凡兩讀。舊讀以『卒爲善士』絕句，『則之野』絕句。宋

劉昌詩蘆浦筆記云：此恐合以『卒爲善』爲一句，『士

則之』爲一句，『野有衆逐虎』爲一句。蓋有搏虎之勇

而能卒爲善，故士以爲則；及其不知止，則士以爲笑也。周密

志雅堂雜鈔云：前云『士則之』，後云『其爲士者笑之』。

文義相屬。明楊慎李豫亨說同。閻若璩云：古人文字序事未

有無根者。惟馮婦之野，然後衆得望見馮婦。若如宋周密楊慎斷『士則之』爲句，以與末『其爲士者笑之』相照應，而『野』字遂屬下野。但有衆耳，何由有馮婦來？此爲無根。樹達按閣說固是。然如其說，則『其爲士者笑之』士字亦無根矣。此兩讀皆可通也。

於是衡譚奏議曰：陛下聖德忽明，上通承天之大典，覽羣下漢書卷二十五郊祀志下

周壽昌云：各家讀『德』字『通』字『典』字斷句。何焯讀『明』字『典』字斷句。方扶南讀『德』字『通』字『大』字斷句。『典覽羣下』爲一句。樹達按此凡三讀，皆可通。

擊章邯車騎殿漢書卷四十周勃傳

師古云：殿之言填也，謂填軍後以扞敵。勃擊破章邯之殿兵也。周壽昌云：殿爲高帝殿後也。『擊章邯車騎』句。殿一字句。王先謙云：顏周二說並通。

攻開封先至城下爲多同上

文穎云：勃士卒至者多也。此以『先至城下爲多』六字作一句讀。如淳云：周禮：戰功曰多。師古云：多謂功多也。此以『先至城下』爲一句，『爲多』二字爲一句。李慈銘云：此當以『先至』爲句，『城下』爲句。下讀去聲，言攻開封勃既先至；及城破，又勃功爲多也。樹達按此三讀皆可通。

周宣王田於圃田車數百乘 墨子明鬼下篇

畢沅校本以一田於圃爲句。俞樾云圃田地名。詩車攻篇：東有甫草，駕言行狩。鄭箋以鄭有甫田說之。爾雅釋地作鄭有圃田，即其地也。畢讀「圃」字絕句，非是。孫詒讓云：韋昭注國語引周春秋「宣王會諸侯田於圃」，明道本「圃」作「囿」。史記封禪書索隱周本紀正義所引並與韋同。論衡死僞篇云：「宣王將田於圃」，則漢唐舊讀並於「圃」字斷句，皆不以「圃」爲「圃田」。荀子王霸篇楊注引隨巢子云：「杜伯射宣王於畝田。」以圃田爲畝田，似可爲俞讀左證，說亦可通。姑兩存之。

補遺

一 當讀而失讀

女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書洪範篇

僞孔傳以「逢吉」連讀，解爲遇吉。李惇云：此當讀至「逢」字句絕。與上文五「從」字一「同」字音韻正協。「吉」字別爲一句。與下文五「吉」字二「凶」字體例正合。據傳以此爲大吉，下文三從二逆爲中吉，二從三逆爲小吉。中吉小吉且言吉，況大吉乎！王念孫云：李說是也。漢書王莽傳曰：康彊之占，逢吉之符，則西漢時已誤以「逢吉」連讀。蓋

亦解爲遇吉故也。不知逢者大也。『子孫』對『身』言之，『逢』對『康彊』言之。故馬融注曰：逢，大也。子孫其逢，猶言『其後必大』耳。儒行篇鄭注曰：逢，猶大也。荀子非十二子篇注曰：逢，大也。體例訓詁音韻三者皆合理，無可疑。

昔出公之後聲氏爲晉公拘於銅鞮

呂氏春秋卷十八審應覽

高注云：出公聲氏，韓之先君也；曾爲晉公所執於銅鞮。以十四字作一句讀。孫詒讓云：史記韓世家韓先君無出公聲氏，亦無見拘之事，高說殊不足據。孫志祖謂是衛事，亦絕無證驗。此當讀『昔出公之後聲氏爲晉公爲句。出公，聲氏，皆晉君也。』晉世家載出公爲四卿所攻，奔齊，智伯立昭公，曾孫哀



公驕。至哀公立，孫靜公俱酒二年，韓魏趙共滅晉，靜公遷爲家人。聲氏蓋即靜公也。古文苑劉歆遂初賦云：「憐後君之寄寓兮，唁靖公於銅鞮。」是靜公亡國後實有居銅鞮之事。劉賦與呂書符合，必有所本。高氏不能檢勘，望文臆說，其疏甚矣。樹達按孫說是也。

一一 不當讀而誤讀

法後王一制度隆禮義而殺詩書其言行已有大法矣然而明不能齊法教之所不及聞見之所未至則知不能類也。荀子儒效篇

楊倞於「齊」字讀斷，注云：雖有大體，其所見之明猶未能

齊言行，使無纖芥之差。俞樾云：此楊失其讀也。齊讀爲濟，然而以下十八字作一句讀。言法教所及，聞見所至，則明足以及之；而不能濟其法教所未及，聞見所未至也。韓詩外傳正作『明不能濟法教之所不及，聞見之所未至，』無知不能類句。樹達按俞說是也。

育而不苗者，吾家之童烏乎。九齡而與我，法言卷五問神篇

宋袁文甕牖閒評以『吾家之童』讀斷，以『烏乎』爲句，云：『子雲歎其子童蒙而早亡，故曰『烏乎』，即『嗚呼』字。』宋姚寬西溪叢話云：有一老先生讀法言，謂『吾家之童』

爲一句，『烏』連『乎』字作一句讀。謂歎聲也。僕觀鄭固碑曰：大男有楊烏之才，年七歲而夭。蘇傾賦：童烏何壽之。不將。是時去子雲未遠，所舉爲不謬。於是知『童烏』爲子雲之子小名。張澍蜀典卷二云：文士傳漢桓麟答客詩曰：伊彼楊烏，命世稱賢。客示桓麟詩亦云：楊烏九齡。此豈作歎詞解乎！樹達按御覽三百八十五引劉向別錄云：『楊信，字子烏，雄第二子。』烏爲雄子之字，毫無可疑。姚張說是，袁讀非也。

中華民國十七年十二月付印  
中華民國十八年一月初版

▲古書之句讀一冊(全)

定價大洋五角

著者 楊樹達

發行者 文化學社

總發行所 文化學社



寄售處

- |         |        |         |
|---------|--------|---------|
| 北平中華書局  | 北平海王商店 | 北平佩文齋   |
| 北平新華書社  | 北平金城書社 | 北平博益書社  |
| 北平景山書社  | 天津天津書局 | 天津中華書局  |
| 天津直隸書局  | 太原晉新書社 | 開封豫都文書莊 |
| 奉天李洪章書局 | 吉林中華書局 | 廈門新民書社  |
| 重慶重慶書店  | 成都新學社  | 廣東中山大學  |
| 廣州丁卜書社  | 貴州振亞書局 | 雲南益友書報社 |

北平和平門前  
電南四五八〇

北平文化學社

# 國語叢書

## 國語文學史

胡適著

精裝每冊一元一角郵費五分

本書於歷代國語文學之變遷，國語研究之門徑，咸有精詳之說明及例証，卷首有黎錫熙先生之代序，對於國語文學之批評意見，與國語文學書籍之介紹，言之詳盡，其價值自不待言也。

### 初級中學應用文

張鴻來編

內容分書札，電報，廣告，契約，單據，公文書，章程，慶弔各種應用文字。此種文字，為學生應世所必須，而求之坊間，殊無教科書可資講授。是編舉例選材，極有統系，凡事必溯其由來，有說明，有標目，有註釋，有問題，用作講授國文應用教科書，每星期二小時，適敷一年之用。出版以來，學校因有相當課本增設此科者不知凡幾。此書之價值及需要，概可想見一斑矣。該書現已增訂三版。

## 修辭學

董魯安著

上下二冊大洋一元四角郵費七分

此書共四篇：一曰體性論，二曰文格論，三曰批評論，四曰餘論。於字句之選擇，篇章之組織，文體之異同，詩詞之作法，以及研究國故之門徑，咸有詳密精審之說明及例證，且所有引例皆選饒有趣味之作，力避偏枯乾燥之弊，專供高級中學，舊制中學及師範學校選科國文教學之用，凡教員參考，學生自修，無不相宜。該書現已訂正再版，較前益臻完美。

## 國語來變化潮流圖

黎錫熙編（每張四角）

內列文字形體變遷比較舉例，聲韻形義要籍目錄系統，可作中國文字學之參考，並有歷代重要作品舉目，時代明瞭，源流清楚，堪為中國文學史之參考。

北平文化學社

國學叢書

孟子事實錄

崔東壁著

定價洋宣紙三角五分

傳也。梁任公先生稱此書為極謹嚴孟子小至魯；附其門弟子事實；並畧說七篇源流，且比較孟子中庸書「誠」說之異同優劣，其他關於性善之旨及韓愈尊孟之說，皆其精晰。誠為研究孟子必備之參考書。

讀風偶識

崔東壁著 每冊二角

共有四卷，原在東壁先生研究詩經之考述，經敝社錄出，加以標點印成單本，為研究詩經之助。現已出版，茲將特色列左。  
一、本書研究詩經，不泥於毛鄭箋。  
一、本書按時考事，即詞求意，獨出心裁，不事附會，務尋真諦，為學詩者開一新途徑。  
一、本書行文舒暢，條理井然，言淺意深，耐人尋味，極便於個人之自修。

文心雕龍札記

黃侃著

黃季剛先生昔年在北平大學講授文心雕龍，每篇皆有札記，以示學人。茲擇出神思諸篇札記，付本社刊行。文心一書，以此諸篇為尤切要。而先生研治有素，故解析極其精微，洵治是書者所必宜參考者也。現已出版，購請從速。

崔東壁年譜

劉汝霖編

定價洋宣紙三角五分

崔東壁之名，早已騰喧人口，顧其身世，世人多未之詳；是書對其史料，探索精勤，剪裁適當，雖不過三萬言，而東壁先生少時之教育，中年之困苦，晚年之著書，以及家學之淵源，生平之遇合，思想之變遷，治學之方法，莫不詳為臚列，應有盡有，誠治史學及考證之學者，不可不手此一編也。

北平文化學社  
國學文藝叢書

崔東壁遺書	讀風偶識	孟子事實錄	崔東壁年譜	殊泗考信錄	諸史然疑	文心雕龍札記	賀雙卿雪壓軒集	寤語拾存	退思齋詩存	人間詞話箋証	鍾嶸詩品之研究
張壽林	張寶泉	陳寶泉	靳德峻	張陳卿	黃侃	張壽林	陳寶泉	靳德峻	張陳卿	張陳卿	張陳卿
一册六元	一册五元	一册三角五分	一册三角五分	一册五角	一册二角	一册九角	一册三角	一册一角五分	一册三角	一册二角五分	册三角
災梨集	一朵紅的紅的玫瑰	愛的犧牲	篁君日記	綠箋	曼麗	桃國廢名	德國童話集	無法投遞之郵件	芥川龍之介小說集	夢幻的陶醉	生之細流
朱大猷	程鶴西	王誌之	沈從文	逸霄女士	盧隱女士	廢名	劉海蓬	落花生	湯鶴逸	李自珍	聞國新
一册八角	一册三角	一册七角	一册二角五分	一册四角	一册七角五分	一册四角五分	一册一角五分	一册二角	一册六角	一册三角五分	一册五角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7 0046B



